

旅途後的話別

文/釋見錄 照片文字/簡伊伶

你永遠不是你自己，
你總是剛剛來到這裡，
從一開始你就在此地。 帕茲/輪迴

◎當飛機滑離德里機場的跑道，此趟印度朝聖之旅，終將劃下圓滿的句點。

(攝影：簡伊伶)



2008年12月21日晚上十點，我們這一團人在台灣桃園機場現身。之前在印度的十日，已擺放到記憶一角。點數著行李，在效率極高的台灣機場（跟印度比起來，真可以這麼讚嘆台灣），不一會兒，大家已相互道別，患難十天（去印度旅遊有這麼辛苦嗎？）的真情，是此次印度朝聖之後最動人的禮物。

感恩



◎感恩悟師父及所有隨行法師們的費心關照與安排。還有默默在背後支持我們的尼僧團法師們。

(攝影：林士銘)

此行順利圓滿，先是感恩團長悟師父的慈悲成全：領著我們踏上佛陀故鄉，並在每個聖地主持共修，為我們具體勾勒佛陀慈悲智慧的一生。

也感謝主辦單位台北印儀學苑，尤其是監院自淳法師。不僅在行程、路線、朝聖共修，甚至大伙出門的旅行裝束等都設想周全，費心萬分。一路上，他可是舉著自個兒腫脹的右腳陪著大家走完全程。當然，諸位法師：心鏡法師、見臻法

師、見翰法師、見瓚法師、自顥法師、見享法師、自巽法師、自駒法師、見寂法師、自煦法師等，不辭辛苦地與大家同行，同結一份法緣，著實也是「就感心」。

感動的還有此行所有團員。縱使聖地在今日看來寥落斑駁，只能靠著坍塌的磚頭基座來捕捉幾許遠逝的過往，在面對旅程的艱苦與不方便時，大家仍願意容忍與投入，彷彿是意會到：踏上佛國是此生必經之路，是所有佛教徒的天然使命，何必在乎沿途的風險！不知不修佛法，才是生命最遺憾。

難言的旅程

回到台灣，許多人問：「怎麼樣？」如同出發前百般揣摩，朝聖印度佛跡一圈回來，還是一言難盡——當你注視印度的鄙陋時，它會閃起耀眼的光亮；而當你崇仰它的偉大，它又會轉過身來讓你見到滿目瘡痍的後背。

菩提伽耶那晚，我們正集合準備上車。一位

◎再來一張合照吧！在印度發生的每一個場景，每一幕插曲，將是每一個人與佛陀間的約定。這些都將留在每一位團員的心中，各自珍藏。

（照片提供：林士銘）



跟在旁邊乞錢的小孩，突然蹲下抱住一位女居士的左小腿，頭深深埋在那人的腳板上，好久好久，動也不動。那位居士嚇到了，手足無措，周邊的我們，也手足無措。後來，導遊走過來一腳踢走他。小孩被呵斥趕離，瘦弱的他看來才三、四歲，總要抬頭看著這些高壯的大人，而將頭埋在他人的腳時，他又是什麼樣的心情？

印度人相信的「業」是這麼說的：我們就是前世所造的業的結果。因此，我們所承受的苦難既真實也不真實。我們可以藉由清除業障，並使自己在下次轉世時更幸福。怎麼可以將一切推給前世與業？我實難接受只有「業與命運」的說法，窮困、卑屈、污穢、歧視，社會國家沒有責任嗎？此時此刻的你我，難道沒有責任嗎？

一晚，小孩將頭埋在他人腳下那卑微弓起的背影，竟然入夢來。夢醒，無言的夜。我笑自己還是年少輕狂了些。生命，不只是責任，還有選擇。而我選擇了在這無言的夜，做了一個令自己感傷的夢。

向諸位報告

洗刷行李箱時發現，印度的灰塵真多；整理印度行的心情時發現，印度給我的衝擊真多。一位21世紀的台灣尼僧西行印度，她所帶回來的想法、心得，與七世紀的僧人玄奘所見所聞差別在哪？不敢與高僧相較，問一聲「彼與吾何別？」只是前追古人的自許！

匆忙短促，總會有遺落的目光。所呈顯給大家的，是自己步履所走出來的片段，它可能既不詳細又錯誤許多。這是個彙報，向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信仰十分坦誠的彙報。